

现代汉语的特点

钱乃荣

一、现代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首先明确提出了“中国语是单音缀的”^①著名论断,但是在五十年代受到了声讨。直到现在还有同志据“单音词数只占总词数的12%,说明现代汉语不是‘单音节语’”^②。1981年增订的胡本《现代汉语》绪论中还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是为了“反动宣传”^③,现代汉语究竟是不是“单音节语”,这是必须首先搞明白的一个问题。

我赞同高本汉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确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这是现代汉语最为本质的特点,汉语的许多其他特点,都与它有关。

“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这个概念包括两个含义:(1)汉语在语音上的基本感知单位是单音节;(2)汉语在语法上最小的语言单位——语素也是单音节的。

1、音节结构紧密,长度确定。

从语言心理上看,基本的语音感知单位在英语中是音位,而在汉语中则是音节。汉语每

化背景,说到底也是一种民族文化背景。如本世纪初引进的成语“旧瓶装新酒”,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的“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直译是“旧皮袋装不得新酒”。引进汉语后,酒的容器由软容器(羊皮等制成的皮袋)变成了硬容器(玻璃制成的瓶子),且反其义而用之。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之下,变成了“旧瓶装新酒”五字,还在向成语四字格的总趋势发展,成为“旧瓶新酒”、“新瓶旧酒”,茅盾、柳亚子、赵朴初等人均有用例。再如,古代的“条支”用闽南话读,可听出是“土耳其”(〔加拿大〕戴维清《大秦历史重考》)。这是不同的汉语方言背景直接造成的。再如合体字“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等都可构成汉民族的文化背景。

体态语、音响、图象、记号等等,能代

替语言的交际作用时,也有一个接触时的文化背景问题,与自然语言接触时的情况相类似。

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在语言接触时,不论是语言的内涵还是外延,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特质;语言接触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必须了解对方的民族文化背景,才能达到正确地交际和交流思想的目的。

综观全文,可以得知,语言接触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历史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的文化背景。历史的,表现为语言接触的条件;民族的,渗透着语言接触的内容。语言接触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历史越向前发展,语言接触越频繁。一个国家越发达,语言接触就越主动,越频繁,越广泛。

(作者单位:武汉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个音节内部结构结合紧密，声母、韵母抱合在一起，具有辨义作用的声调包裹着整个音节，形成一个语音块。这个板块在发音时是合读而不象英语音位之间是拼读的。

汉语的一个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两个音段组成，声母中没有象英语那样的复辅音，整个音节有严格确定的长度和大体一致的音韵面貌。比如“松”是由声母s和韵母ong合读直呼而出的，整个音节有一个声调“阴平”。声调具有辨义作用，如“sōng松”不等于“sòng送”。声、韵、调合成一个语音块，呈一个共起的单位。

在这个共起单位中，音位与音位之间结合紧密，比如普通话“岁”的标音是[suei]，英语“sway(摇)”的标音为[swei]。从这两个词的标音来看，汉语的“岁”的头两个音比英语sway中头两个音更易于分开而独立（[s]是辅音，[u]是元音，而[w]是半元音），但在实际发音中恰恰相反，汉语“岁”中的[s]是完全唇化（即[w]化，发[s]音时嘴唇已是圆的）的，而[ei]几乎在舌头刚离开[s]位时就开始形成。英语中sway的发音是继起的，音位之间界限比较清楚。我们比较广州话的“曲[k'ok]”和英语的“cock(公鸡)[k'ɔk]”的读音也可以明显地体会出它们音节结构的不同。

由于汉语的音节独立性强，音节与音节之间就有可辨的界限，即它们之间是继起的。比如“议案yi'àn”两字必定是独立发音的，不会读成“yàn燕”。而英语语音，音位与音位之间自由拼读，音节以至词节界限显得并不重要，比如“look out”，其“k”和“ou”可以拼读，“gray day(阴天)”和“Grade A(一级品)”几乎同音。

2、“音节——语素——汉字”三位一体。

汉语的语音感知基本单位也就是汉语的最小有意义的语法单位。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只有一些连绵字和外来词的语素不是单音节）的。汉语的句子就是单音节语素在不同层级上加合配列组成的。汉字是一套附着在语素系统上的文字（人类语言都由一套音位系统和一套语素系统构成，英语文字附着在音位系统上），一个汉字大致代表一个语素。一个语素在口语中念成一个音节，在书面上写成一个汉字，形成了汉语基本单位“音节——语素——汉字”三位一体的格局。从语音上看，现代汉语是单音节语；从语法上看，现代汉语是语素语；表现在文字上，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换个角度说，现代汉语的特点就是用“字”作为音韵单位和构词单位的一种语言。

二、现代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的语言

1、缺乏形态而有助词系统。

英语音节内部音位之间的继起性特征，与它的语法结构共起性特征互补，英语中只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语素常常成为单词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词尾“-ness”、“-ation”、“-ment”、“-ly”，前缀“-in-”、“-ex-”，语尾“-s”、“-ed”。形态变化附丽于词，语言就有较复杂的构形和构词法。反之，音节内部呈共起单位的汉语，其音节与音节之间的组合比较松弛，从而语言结构就是呈继起性的特征，表达语法意义的最小单位就呈独立音节形式——虚词。如助词“着、了、过”、“的、地、得”，而不象英语那样一般以依附形式的面貌出现。因而汉语有特殊的助词系统，如动态助词（“着”、“了”、“过”）、语气助词（“的”、“吗”、“啊”）都是英语没有的。

2、虚词和语序是主要的语法手段。

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既没有象英语的“-ness”、“-ation”之类的词缀，也没有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等的区别。这样，汉语不象英语那样以形态来表示语法关系，如用“-ing”表示进行态；虚词和语序就成了汉语表现语法意义的语法手段。比如，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定语在前，名词在后。“身材高大”是主谓短语，“高大身材”是偏正短语，意思不同。一些虚词表示主从关系，如“的、地、得”，一些虚词表示联合关系，如“和、或、并”，它们成为短语的结构标志。

3、词类与句子成分不一一对应。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使汉语的词类缺乏形式标志。在印欧语中，词性往往由形态标明。如英语中作“美丽、漂亮”意义的“beauty”是名词，“beautiful”是形容词（“ful”是形容词的形态标志），“beautifully”是副词（“ly”是副词的形态标志），“beautiness”是名词（“-ness”是名词的形态标志）。词类的功能比较简单，如名词作主语、宾语，动词作谓语。但是，在汉语中，不同词性的词，其形式往往是相同的，比如“漂亮”既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它可以作定语（如“漂亮的衣服”），也可以作主语（如“漂亮是女孩子衣着的一个特征”）、还可以作谓语（“这花真漂亮”）、作补语（“橱窗要装饰得漂亮”）、作宾语（“对他第一个印象是漂亮”）。一个词不管放在哪个语法位置上，形式都是一样的，汉语词类跟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4、意合为主。

由于印欧语有许多单位表示“数、格、时、态、性”等的形态，因此印欧语有明显的以形统意的特点，强调语法成分的形式分布，看到了语法形式，就可以说明语法关系。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志，于是在汉语语流中，各块语言单位往往没有形式标志，成分之间结合显得比较松散，移动自由，往往以意治形。比如“木头桌子”可以是偏正结构，也可以是联合结构，其中没有形态标志，须凭上下文来判断语义。又比如汉语主谓结构比较松散，主谓之间可以停顿，主语也可以省略。“我没有看第一本”、“第一本我没有看”、“我第一本没有看”三句话四块语言单位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情况下语序排列显得松散自由。有时候几个名词短语都放在句前，如“这个问题，老张的意见，组里的人都很有看法”，有时几个动词短语都连在句后，如“我的妹妹出门上街买汽水喝”。再如在复句中间，没有关联词语标示的靠意合组成的所谓“流水句”比比皆是。如“起了大风，从山顶压到谷底，四处横冲直撞，震得窗户嘎啷嘎啷响”。

三、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一致的

1、语素、短语、句群三级单位结构稳定。

正如世界上的各种物质的构造有疏有密、疏密相间一样，语言结构也是共起和继起相间互补的结构。从语言单位结构的疏密分布来看，在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这五级语言单位中，汉语的语素（音节）、短语、句群这三级单位的结构比较稳定，身分比较明确，地位比较重要，具有共起性特征。相对来说，词和句子这两级单位在结构上有较大的依附性。

在现代汉语中，语素这级单位几乎就是“字”，一个语素一个字一个音节，十分明确，语

素与语素之间的界限十分清楚。汉语的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而在短语一级中,各种组合方式和组合关系(如主谓、动宾、谓补、偏正、联合)最为俱全和确定。然而,词跟词之间的界限就很模糊,有些词同于语素(如“吃”、“水”、“枇杷”)或近于语素(如“厂”、“东西”、“花儿”);有些词同于短语(如“吃饭”、“心虚”)或近于短语(如“荒村”、“人造丝”);单句的结构近于短语,而复句的结构近于句群。在英语中,语言单位则是音位、词、句子,这三个单位比语素、短语、句群更明确。

2、语言单位界限较模糊。

由于现代汉语中“词”这级单位在结构上上与短语界限不清,下与语素界限不清,单句在结构上又与短语(包括扩展的短语)相似,因此,汉语的几级语言单位界限比较模糊。比如“农机修配厂”,可以说是一个词,也可以说是两个词、三个词或四个词。“吃”是语素,又是词,也可以单说成为句子(“你吃辣吗?”“吃”)。“吃饭”是词(与“休息”并列时),又是短语(与“吃粥”并列时),也可以单说成为句子,“照相”是短语,“照相机”却是词。

3、词结构和短语结构一般都用复合式构成。

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词的构成多数采用复合式,如“电”和“车”合成复合词“电车”。短语的构成一般也采取按词序组合的形式,如“电气”和“火车”构成“电气火车”。现代汉语中词结构的组合方式和短语结构的组合方式又是一致的,比如词“电车”是偏正结构,短语“电气火车”,也是偏正结构,短语加上语调往往就实现为句,所以说,汉语的构词法与造句法是一致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异常简单。而印欧语构词法和造句法有很大的不同,印欧语以结构上稳定明确的单位——词为界,把语法分成两部分,讲词内部情况的是词法,讲词和句子之间的情况的是句法。

四、现代汉语词和句子的长度短

1、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并重。

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占全部词汇的绝大部分,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只占很少的数量,四音节词或超过四音节,往往就会出现“简称”,如“科学研究→科研”、“立体交通桥→立交桥”。

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计量分析,单音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如下表:

语料类别	单音节词数	占总词数%	占总词次%
报刊类	2087	17.2	49.9
科普类	2436	19.7	58.1
口语类	2264	27.3	74.6
文学类	3364	14.2	69.9
合计	3751	12.0	64.3

按陈明远先生的电脑统计^④,在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种类的材料里,单音节词出现率

约占61%，双音节词占37%，多音节词占2%；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种类的材料里，单音节词出现率约占49%、双音节词出现率约占47%，多音节词占4%。比如：“你不是也有一枝很好的笔了吗？”这句话中十三个词都是单音词。“蛋白质也是细胞中的重要成分，它是由氨基酸单位组成的生物大分子，在细胞核和染色体中它有重要作用。”这句话中有13个单音节词，8个双音节词和5个三音节词。现代汉语书面语词平均长度是1.48个音节，大致相当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平均数。

因此，在汉语中，同音词、同音的双音节结构（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比较多，如在普通话中“书市—舒适”、“街头—接头”、“授奖—受奖”、“青梅—青霉”、“家具—加剧—佳句”、“工事—公式—公事—攻势—宫室—供奉—宫饰”都同音，汉字承担区分同音结构的作用。

2、语言的节奏性强。

由于音节独立性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互相配合，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节奏性很强的语言，或者说其语言单位的组合十分注意节奏性。最常见的是成双成对的双音节词组合。比如我们说“严重问题”，不说“严重事”；说“共同管理”、“共管”而不说“共同管”或“同管理”；说“使用简单方便”、“使用简易”，不说“用简单方便”，也不说“使用简单易”。双音节相对还可以从一正一反成对的谓词中看出，如：“不宜—宜于”、“不利—有利”、“不良—良好”、“不忍—忍心”、“不乏—缺乏”。在三音节结构组合中，偏正式常用“2+1”的形式，如“透明+度——透明度”、“收音+机——收音机”；动宾式常用“1+2”的形式，如“找+原因——找原因”、“开+倒车——开倒车”。为了音节节律的和谐，有时会扭曲语法结构的顺序，如不说“制电影片厂”而说结构镶嵌的“电影制片厂”。再如“过去人们都叫他‘憨大’：革新革不来，生产干不来，学习学不来，讲话讲不来”这句话中的谓语只有“讲话”的“讲”能单用，但是为了节奏，把“学习”、“革新”中的“学”和“革”都拆开来用了，“革”本来是不能单用的，“生产”实在不能说“生不来”，又不说“生产不来”，才换了个“干”字。

3、修饰语前置。

现代汉语的修饰语一般都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如“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沉默”，定语在中心语前边。由于人的短时记忆的制约，在一个板块的中心语没有出现时，前面的修饰语就不能太多太复杂，所以汉语的短句多，尤其是在口语中。我们在把英语的句子译成汉语时，常常不能把英语中后置的很长的修饰语都照译到中心语的前面去。

注：

① 严修：《批判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收入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册）1980年10月第1版，第181页。

② 周有光：《略谈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词问题》，1987年北京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会议论文。

③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18页，1981年7月第三版。

④ 陈明远：《数理统计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